



海上风物

城隍庙里闹元宵

■王坚忍 文

上海始于明清的元宵节观灯习俗,一向以上海老城厢的庙园(城隍庙豫园)为中心,到了民国盛况不减当年,直至今天,老城隍庙还是城中闹元宵的中心之一。

纵观古今,庙园的元宵之夜,远近楼台,光影叠叠,灯火密于繁星;爆竹声声,火树银花,映红一泓湖水,真所谓独占风流数百年。

先看清道光年间闹元宵。健儿们舞着有龙首龙身龙尾的九节龙灯出场,前有童子执灯牌作前导,牌上书“五谷丰登官清民乐”——看来当时的老百姓就已经对官员提出了清廉的要求。倘若九节龙灯在行进中遇到了滚灯——一种竹制的大球中滚动着点着蜡烛的小球的套灯——那将有一场狭路相逢的长龙抢灯。有时数条彩龙相会表演抢滚灯,精彩纷呈,人声鼎沸。有邑人张春华的竹枝词为证:“艳说年丰五谷登,龙蟠九节彩云蒸。譬如声涌惊涛沸,火树千条抢滚灯。”当舞龙的队伍来到“月明元夜洞天中,铁锁星桥启碧空”的九曲桥上,守候在豫园岩石高处的人开始燃放烟火,人们的欢声笑语随着灿烂的烟花一起升空:“峰顶陡看金钱撒,笑声喧处逐花筒。”

同治年间的元宵夜,流光溢彩的九曲桥上更是观者如潮,儿女们争先恐后地看旋转如飞的走马灯。那些姑娘们在拥挤中连掉了首饰也浑然不知,大家兴高采烈地边走边唱一齐涌向湖心亭,然后再过桥到豫园去争买花样翻新的彩灯,以至于价钱上涨了一倍。旅居城中的平湖葛其龙有竹枝词写道:“雕栏画槛

影层层,儿女争看走马灯。坠翠遗珠浑不觉,踏歌齐上水心亭。”“满天璀璨散流星,禁弛金吾玉漏停。闻说庙园花样好,金钱买得价倍增。”

到了民国初年,城隍庙元宵观灯的盛况不减当年。“十里珠帘都不卷,看灯人看看灯人”,说的就是在花团锦簇的彩灯映照之下,九曲桥上人挤人、人推人、人看人的热闹景象。据徐华龙主编的《上海风俗》介绍:入夜,豫园萃秀堂外的空地上,人们在此燃放大花筒等烟火,火焰冲天,高过房顶,煞是好看。与之相呼应,九曲桥上,有人向湖里投放一种名曰“水里钻”的烟火,当“水里钻”宛如一条金光四射的火蛇穿越湖面蜿蜒而去,九曲桥上呼声雷动。

后来几经沉浮。自1979年起,城隍庙恢复举办元宵灯会。开始比较简朴,在九曲桥两边桥栏竖起杆子拉电线,电线下缀着一盏盏大灯泡。后来越办越精致,桥栏上搭起了彩门,挂一串串的红灯笼,置灵动活泼的生肖灯——以当年的生肖领衔唱主角——走在桥上,但见彩灯闪烁,绚丽多变,光华熠熠,晶莹剔透。湖面上亮着红萼翠盖的荷花灯,喷泉抛射出炫亮的水柱。

近年来,由于元宵夜九曲桥上人山人海,人人都想在桥上走一趟,带来一年的好运气,故九曲桥在元宵夜实行南向北单向行走,桥上的每个拐角处,都有工作人员高举着电喇叭疏导人流。豫园内的亭台楼阁,错落搭置着民间扎灯艺人制作的各式灯彩,有鲤鱼灯、金蟾灯、月兔灯、双龙抢珠灯、八仙过海灯等,无不栩栩如生,叹为观止。

世相百态

两片菜叶

■周彭庚 文

隔着两家店面,就听到菜店老板娘的嚷嚷声:“你们看看,这么嫩的菜叶,就剥下来扔掉,这不是糟蹋东西吗?”

细看,不仅她手中的叶子不黄不老,没有一点儿虫蛀斑疤,就连菜篮里被剥下的一堆菜叶,也是白茎碧叶,山青水绿,难怪老板娘发火。

我也感到挺心疼的,当年插队时,曾在蔬菜队干过活。当地把种粮的田叫作“地”,种菜的田叫作“园”,有句话“一亩‘园’十亩‘地’”,意思是“种一亩菜地花费的工夫相当于种十亩粮田”。人们都“惜菜不亚惜粮”,谁敢这么糟蹋,是要被骂的。

老板娘一开声,围着菜堆的几个人红着脸走开了,唯有马阿姨原地不动,仍神情自若地挑选着菜,全然不顾盯看她的众多讶异眼神。马阿姨跟我同在居委做志愿者,对她的为人比较了解,不会做这些剥菜叶贪小便宜的事。我说:“你刚才怎么不走开呀?这不是‘别人牵羊你摸桩——顶贼名’吗?”“问心无愧,何须脸红。”她淡然地说。

“一斤菜能赚多少钱呀?哪经得起这样折腾呀?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!”老板娘火气还没散尽,仍叫喊着。众所周知,卖蔬菜是小本微利的生意,像这“太湖菜”,她买来的成本价我不知道,零售价仅2元钱一斤,一棵菜作10片菜叶计,一棵菜上剥掉2片菜叶,折耗了五分之一,人人如此,棵棵如此,小商户确实承担不起,难怪老板娘要如此发火了。

只是有些人,偏偏喜欢在购买菜时,不管老嫩,千方百计要剥叶去皮削根掐茎摘蒂,是不是为了省几个

钱,我不知道,但有些人似乎成了习惯。哪怕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,也要搞一下,不惜以一旦被发现,搞得面红耳赤为代价。

记得去年冬笋上市的时候,一家超市标价9.9元一斤,牌价表上注明“不削根”。一个大妈拿了两根在旁边捣弄了半天,遮遮掩掩地去让司秤员过秤。司秤员是个幽默风趣的小伙子,只听他笑着说:“阿姨,你下手太狠了吧,怎么把它剥得一丝不挂了,也不怕感冒。”说着,高高举起外壳被剥得一片不剩,露出黄白“肉身”的两根冬笋。围观的人齐声“啧啧”。阿姨脸虽红,但嘴还硬:“你们只写了‘不削根’,又没写‘不剥壳’咯。”

大约是舍不得被她加工过的两根冬笋吧,最终还是默默地走到垃圾桶前,把剥下的笋壳捡回来,与笋身一起称了分量。“阿姨,剥不剥壳相差一元零九分。”司秤员大约是故意说给大家听。

一元零九分买个大红脸,不值呀。“还有更精的呢,前几天,在一家大超市,有个人拿了十几只冷冻鸡,我满以为他家是开饭店的,谁知他拿到公平秤前,一只一只过磅,大约选了最重的一只,顾左右扬长而去,剩下的丢在那儿。”旁边一个阿姨说。众人听了,啧啧声更响。

“不以善小而不为,不以恶小而为之。”“恶小”不该做,是大家公认的,否则,为何做时要遮遮掩掩。剥两片菜叶,是小恶,不违法,只欠缺一点“良”——良知、良行、良品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拉车遇险记

■王振华 文

那一年,父亲去了干校,母亲则带着我到了山东乡下。

当时我不过十余岁,初到农村,对那里的一切都倍感新鲜,整天与羊马驴打成一片。看到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除了玩耍,也时常帮家里干活,我便也整天跟着他们上山放羊、下地割草、入河摸鱼,忙得不亦乐乎。

秋季,正是庄稼收割季节,干活的人手一下子紧张起来,本来一起玩耍的表哥表弟都下地帮忙收割庄稼了,我于是也跟着他们赶着驴车装卸玉米。

那驴车是一辆类似平板车的双胶

轮车,前面由一头驴拉车,驴后须有人步行提着平板车的把手驾驭操控,车身上还有用厚厚的多层布缝制的车褥,要挂在肩上,让车保持平衡。这种车,当地人叫地排子车。主要的前行动力,来自于前面拉车的毛驴,驾车的人只须托起车把,把握方向,跟着驴往前走就行,自身无须付出多少力气。

跟着表哥们来回走了几次,我便熟悉了驾车的过程和调教驴子的口令。每当手起鞭扬,口中发出“得得”的口令,看起来威猛的大毛驴便乖乖地“哒哒”前行,我自豪极了,仿佛刹间成了威风凛凛的坦克手,信心满满地对表哥们说:“你们只管装卸就是了,当中拉车的活我包了。”

表哥们确实太忙,没怎么细想就答应了,于是十岁的我扮演起了整劳力的角色,当然是义务的,记不到工分。

拉了一趟、二趟、三趟,都很顺利,我也对自己更加自信。然而,第四趟时,意外出现了。

那是拉完第三趟卸了车后,我赶着驴沿着田埂小路去村外田野第四次去装收割好的庄稼。走到半路,忽然拉车的驴不知什么原因受惊了,开始不听指挥,原来很灵的口令竟然失效了,虽然我用尽力气大声叫着“得、得”,但驴就像没有听见一样,丝毫不理睬我,低着头一脸倔强地越走越快。

情急之下,我扬鞭抽驴,但是越抽驴越不听指挥。几鞭抽去,驴从快走状态开始朝前奔跑起来,还发出令人恐怖的叫声。我扶着车的双把,身上挂着又宽又厚的车褥,只得跟着驴跑。

田埂上高低不平,驴拉着车一路

上下跳跃,年少力弱的我与地排子车连蹦带跳,感觉马上就要朝前摔倒。田埂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青纱帐,不要说奔跑之际无暇呼救,即便能呼救,声音也传不远。

眼看驴越跑越快,两旁的青纱帐忽忽地朝后倒去,就在绝望之际,幸运之神眷顾了。猛地就见到在前面田头上有一位正坐着抽烟歇息的大叔。大叔听见驴的急促叫声,抬头一望,二话不说,立即扔掉烟头飞身跃起,说时迟、那时快,只见他伸手上一把拉住驴缰绳,随着驴向前紧跑了两步,手一顿、脚一跺,口中大喝二句口令,驴立马神奇地老老实实在站住了!

车终于停下,我已是浑身汗如雨下,面色苍白。大叔忙走过来,帮我解下车褥,一把把我抱出平板车。我一屁股坐在田地里,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,是惊吓的缘故,但也是真累极了,还有一种终于脱险的感慨需要渲泄。

表哥们闻讯赶来,得知详情,莫不目瞪口呆,愣愣地听着大叔的数落。当晚,舅舅和姨妈们到供销社打了酒,在家里做了面条,请大叔吃饭,感谢他的搭救之情。其实,大叔也是远房亲戚,只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论辈份该怎么称呼他了。

事后,大人们分析,当时我若是在随着驴奔跑过程中跌倒或绊倒,平板车便会迅速从我身上碾压过去,即使是直直朝前扑倒在地,两个轮子碾不到我,但是车身下粗重的车轴也会从我身上压过去,说不定脑袋都会压扁了。况且肩上还套着车褥,即使压不伤,被驴拖着前行,在田野中也会散架。

为此,表哥们受到了长辈们的严厉斥责,也再不允许我下地帮忙干活了。不久,我和母亲回到了上海,短暂的农村生活结束了,留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,这次拉车过程惊险,我感觉自己又长大了一点。

生活故事

母亲

■吴毓 文

母亲一生中极少生病,唯有的三次住院:一次是子宫脱垂住院拿掉子宫,还有次头部外伤引起脑部微出血,第三次是这次,九十高龄因高热急性肺炎住进医院,血压飙升又伴腹泻,又是高寿老人,医生重视,一下就把她送进重症监护室。

按照急救的所有程序,母亲被接上氧气,插上胃管,插上导尿管,手腕绑着血压计,时刻监视着血压,还测血氧饱和度,母亲就这样上上下下被插

满管子,我的心一下子因难受而抽搐。

母亲体质好,入院第二天就从41度高烧降到37.3度,血压也稳定下来,情况非常乐观。可能因为母亲平时基本不吃药,一旦用上抗生素立马见效了。

母亲生来好动,一生忙忙碌碌,从不停息。自我懂事起,母亲做三班倒,除了睡觉时间躺床上外,从未见过母亲病歪歪躺倒在床,即便晚年,也从不午睡。

母亲睡眠很少,晚睡早起,基本就五六小时,我不知道睡眠极少是不是导致了她后来患上阿尔兹海默症。

时钟转过一圈又一圈,岁月流逝一轮又一轮,母亲的记忆也一点点被吞噬,就像被洪水淹没的沙地,只留下越来越少的坡顶。朝你微微一笑,似

乎认得你的母亲,终于叫不出所有人的名字……

这会,母亲在重症监护室也闲不住,体温降下来后就睡不住了,时刻挣扎着要爬起来,可上面下面都插上管子,怎能乱动呀。

于是,医生便向我们提出,要给她戴上大手套并绑住她的手不让动弹,我立即提出拔去她的胃管,医生不同意。

住进重症监护室,一般不能随便进入探视,每次只进一人,最多探视十分钟。每次我进去探视,母亲总是很激动很开心。只能从胃管里输流质,几天下来母亲瘦了很多,一头白发也更加稀疏,就像荒野里的一蓬乱草,飘零着。母亲原来饱满的脸庞也像干了

又长出一片,仿佛一下老去许多。

然而精神尚好,她鼻里氧气管和着胃管,却每每要叨叨地说很多,还要比划着绑住的手,但我们根本听不懂她说啥,只能从语气来判断她的喜怒哀乐,然后有一句没一句和她对话,这样可让母亲感觉我们都懂她的意思。

我依然要求医生拔了母亲胃管,让母亲自己吃饭。母亲一向胃口极好,在福利院,每顿不剩一粒米饭一口菜汤,母亲的节俭也是渗入骨髓的。医生还是不允许。直到出院前天,母亲终于拔去胃管,那天我带了车厘子和金桔,剥了给母亲吃,母亲吃得香甜,看她一脸的欣然满足,让我心疼又欣慰。

母亲终于可以出院了,住了两周

的重症监护室,战胜了高龄老人最危险的重症肺炎。那天早上,我叫上儿子一起来到医院,原来行动自如的母亲两周不下床,已完全不能行走,年轻力壮的儿子抱起她,把她安放到轮椅,又把她抱上出租车。

坐在我身边的母亲像回到了孩提,紧紧倚偎在我身上,仿佛怕我逃走一般。她用手摸着我的手,母亲的一双手虽粗糙却热乎乎的,我一到冬手脚冰冷,她的手比我还要暖和呢。

到了福利院,两周的流汁仿佛把母亲饿坏了,我剥了红美人,她吃得甜甜的,阿姨喂了一碗菜粥她吃得精光。整整瘦了一圈的母亲,精气神又回转了,我年过花甲还能叫声“妈妈”,人生已然圆满。